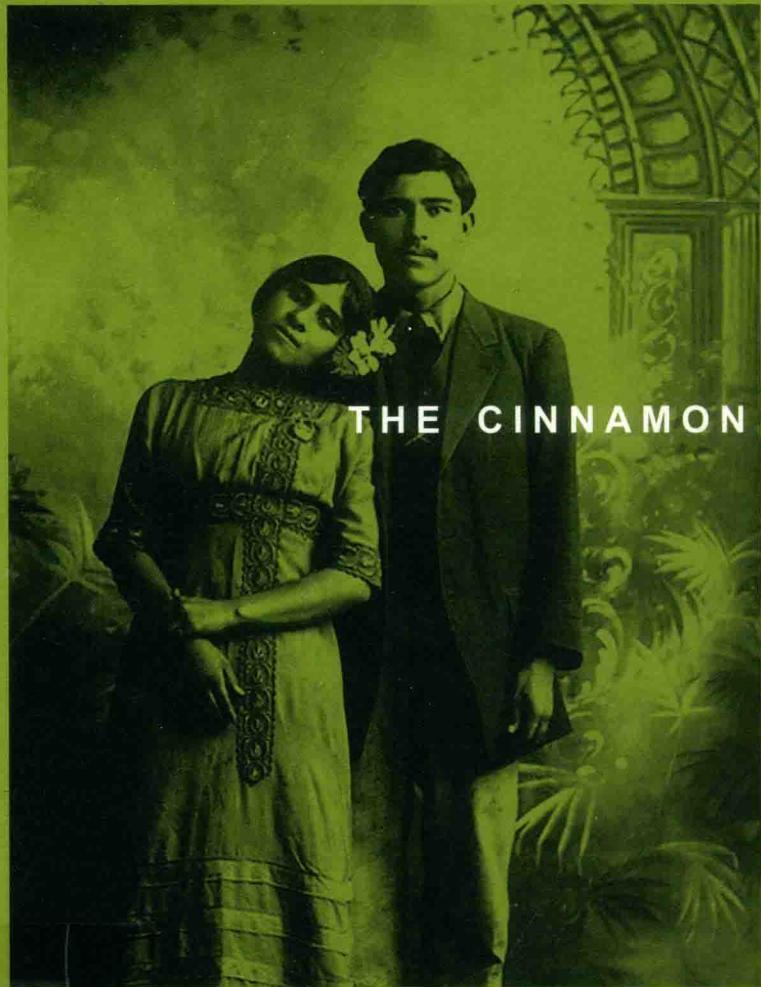


剥肉桂的人

〔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 著 金雯 译



THE CINNAMON PEELER

CHAELOONDAATJE

THE CINNAMON PEELER
MICHAEL ONDAATJE

剥肉桂的人

〔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著 金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770

The Cinnamon Peeler

by Michael Ondaatje

Copyright © 1991 by Michael Ondaatj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剥肉桂的人/(加)迈克尔·翁达杰著;金雯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翁达杰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2898-3

I. ①剥… II. ①迈… ②金… III. ①诗集—加拿大—
现代 IV. ①I71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1461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何家炜

封面摄影 Romualdo Garcia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 页 5

版 次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898-3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巴里·尼克

目录

我正在练习一项刀技 1

光亮	3
清晨，从金斯顿到加纳诺克	7
家庭矛盾	8
理由很多	9
签名	11
亨利·卢梭与友人	13
驾照申请	15
疤痕与时间	16
致意坠落中的约翰	18
晚安	20
岛上的菲洛克忒忒斯	22
伊丽莎白	24
纪念日	29
布告牌	31
书信和其他世界	33
夜间的格里芬	37
声音的诞生	38
在坟地	39
在埃尔金伯格附近	40
循环	42
短毛苍鹭	44
老鼠果冻	46

当金刚遇到华莱士·史蒂文斯	47
“他头脑中的门”	49
拿来	51
燃烧的山丘	52
查尔斯·达尔文的一次航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	56
穹窿	58
白矮星	60
凭窗而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	65
乡间的夜晚	66
移动弗莱德的茅房 / 松柏的老人病学	68
伯克湖杂货店的拍卖	70
远处	72
趟水去贝尔洛克	74
猪的玻璃	77
牛尘的时辰	80
宫殿	83
乌斯维塔凯亚瓦	85
战争	89
像乌鸦一般甜蜜	91
和司凯勒看夜间电影	93
萨丽·切瑟姆 / 凌晨四点，关于比利小子的临终	
遗言	96
纯粹的回忆 / 克里斯·杜德尼	99
熊抱	103
 淘汰舞	105
 现世之爱	115

克劳德玻璃	117
锡屋顶	127
岩底——穷途末路	157
肌肤船	202
她的房子	203
剥肉桂的人	205
像你一般的女人们	208
河上的邻居	212
致悲伤的女儿	214
沿着一整条马兹诺河	218
太平洋来信	221
旧金山的一条狗	225
翻译我的明信片	226
被窃的传记——就我所知，她的七八件事	227
贝西·史密斯在罗伊·汤姆森大厅	230
特许道	233
红色风琴	241
在黄色房间里	246
你在午夜驶过女王区公路	248
水中的普鲁斯特	250
悬崖	252
桦树皮	255
微风	257
译后记	261

我正在练习一项刀技

颜色暗沉，鼻子粗大。相当狂乱不羁、衣冠不整的一种酒，果香从一边溢出，坚实度冲向另一边，酒体也自寻出路。随后，它收束晃荡的酒滴在杯中安顿下来，变得舒适、舒心，恰如一九六一年酿制的圣乔治之夜。

——某杂志对于某葡萄酒的描述^①

① 这段话描写品酒时的动作，先是晃荡酒杯，识香观相，然后让酒安稳下来，慢慢品味享用。“酒体”好比酒的体格，是酒精度、甜度、丹宁、酸度等因素的综合，坚实度指酒滴的质感和紧实程度。这段话曾作为写酒段落的失败例证出现在英国作家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著作《日常品酒》（*Everyday Drinking*）中。

光 亮

致多丽丝·格拉提安

午夜的风暴。原野上树木大举迁移，愤怒
在闪电的火花中裸露。

我坐在白色前廊上的棕色吊椅里
手中握着咖啡，眼前是午夜的风暴仲夏的夜。
往昔时光，裹着朋友和家人，蹁跹步入暴雨。
他们古旧小巧的老照片
翻拍成我最喜爱的幻灯片，此刻，他们
在墙上出现，复杂模糊颗粒粗大的投影。

这是我的舅舅，自己婚礼那天
骑着象出席。任职行军牧师。
面容羞涩，身着浅色上衣和领带，有闻名的怪癖，
出去喝酒前，总把夫人美丽绵长的金发
一头放在柜橱里，再加把锁
用头发拴住扶椅中的她。
他对奸情恐惧不已
就这样临了得以安然幸福地辞世。
这是我的祖母，身着软棉布礼服步入舞会，
上面的缀饰像许多捕获的萤火虫，发着光
狡黠的样子。她平静美丽的脸庞
在这片热土谋划狂野的行动。
在家中窝藏挤奶工人

虽然明知他杀了人，法庭上
又因为讥笑法官遭受驱逐。
她的儿子成了魁北克人。
这是我哥，六岁光景。和表弟、妹妹一起
身旁是德福斯家的潘潘，她曾一跤摔在铅笔刀上戳瞎了眼睛。
这是姑姑克里斯蒂。她知道哈罗德·麦克米兰是间谍^①
在报纸上通过图片和她对话。
每一幅画她都相信是在向她求饶，
他猎犬般的眼睛露出祈求的神色。

她的丈夫是菲茨罗伊舅舅，在锡兰行医，
年逾耄耋但手术刀般的记忆力锋利依旧，
只是我从没想到要问他任何事情
——那时我更感兴趣的是鲍比·迪伦最新的碟片。^②

这是我的母亲，和兄长诺埃尔一起，盛装华服。
他们分别是七岁和八岁，站在人工上色的相片里，
这是我手头最早的相片。也是最珍爱的。
我还有一张孩子们在万圣节的照片，
情景和笑脸都依稀是这张的复制。
我的舅舅六十八岁去世，母亲一年后离开，年纪相当。
她告诉我他的死讯，和死时的日期
那天他的眼睛从病痛中苏醒，仿佛

① 麦克米兰 (Harold MacMillan, 1894—1986)，1957—1963 年间任英国首相。

② 达伦 (Bobby Darin, 1936—1973)，美国歌手、演员。

能洞穿病房和医院。她说
他看到了清晰而美好的东西，整个人
一瞬间年轻起来，她一边回想
一边在他的运动衬衫上缝制徽章。
她给我描绘着往事，声音里满是欢快，脸庞放光，清澈无瑕
(我那萤火虫祖母也是六十八岁去世。)

这些就是关于他们的碎片，我拥有的全部，衬着今晚的风暴，和趴在前廊上躁动不安的狗儿们。

他们都正当壮年，在轻狂中欢笑。
当年的一次聚会，父亲酩酊大醉
要演示在鸡身上如何大展手脚
却失手将它们弄死，客人们
一小时之后用餐，父亲沉沉睡去
孩子们看着仆人收拾散落
草坪上的断片残羽。

这些就是他们的碎片，能记起的就这些了，
可惜没有更多。在镜子里和孩子们身上
我到处看到他们与我肉身的纠缠。不论身在何处
他们在我脑海中列队游行，他们的故事化开
蔓延至墙上灰暗而颗粒粗大的照片，
他们早年举着酒杯，二十年后
又托着孙辈，和心爱的狗一起入镜，
风暴掐断电源，降下黑幕，但他们
从光亮和闪电中走来，一棵大树在公路边躺倒

孩子们只能在室内就着烛光摆放多米诺骨牌
我独自置身室外，身边是稠密的雨水静电火柴的微光
和凑上去的烟头
原野远方的大树离我而去，轮廓清晰
孤立无援，身上满是刀痕和奶牛啃噬过的树皮
在参差的闪电里定格，仿佛在奔跑中突然断裂
树枝向上，像手臂在光亮来临前漆黑一片的天空里挥舞
而事实上它们和我一样纹丝未动。
没从我这儿跑开一寸的距离。

清晨，从金斯顿到加纳诺克^①

行驶二十英里去加纳诺克
沿途的杂草火后余生，满目灰蓝
交错拉碴，烧焦的味道
随公路蔓延
这本是冷僻荒野，非野炊之地。
田野深处
坚硬的蕨类披尘土而立
非自然，在自然中孕育。

母牛慢跑着逃逸，一群全白
后面一群黑白相间
踩着田野的中线，从迷雾中显现。
跑动的母牛俯首寻找动物遗骨，
时而猛然抓起食物——
烧坏的土拨鼠，剥了皮的蛇
然后跑去遮阳处弓身站着。

正是在这片田野里
他们塑造着新型的女人。

^① 金斯顿 (Kingston)，加拿大城市，位于安大略湖边，水运要塞。加纳诺克 (Gananoque)，加拿大小镇，位于安大略省东部。

家庭矛盾

午夜的呼吸
起伏间听不出韵律，
全无节拍可言。
你贪婪的身体
为床上的方寸之地争夺，
潜行侦查，侧翼包抄；
我以古怪的角度蜷着身子。

每晚的争斗不露声息：
我肯定，你当初怀孕，
就为了争一分领土
——再不用担心我会踢你。

不过，此刻你的体内蕴藏另一生命，
像条鱼儿般扑腾，
摇动、力争
也只是为了方寸之地

理由很多

试看植物抽新芽，让情侣复苏，
有情人呼唤往昔，忆起曾经的
温柔恳切，与一件件
早已遗忘的善举 ①

烤箱上映照着
三片云朵和一棵树。
厨房半开的窗上裂痕斑斑，
留着冬日猎手的印记。

我们的小屋漫溢文明的魔力。
早餐时流淌嘹亮的斯特拉温斯基，
奶粉突然变成牛奶。

窗外，五月之神
挥舞着巨掌操纵风向
驱散大树和云朵投下的阴影。
小鸟迈着自信的碎步
推搡冰冷的小草。

① 这一段来自《亚瑟之死》，托马斯·马拉里取材自民间流传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集。具体出处是第八个故事的第四部分。这里第一句里的植物在古英语中意为“草药和树木”(*erbys and treys*), 指代所有植物，使用了以类别指代整体的修辞手法 (*merismus*)。诗歌名字《理由很多》是这段引文之前出现的词组。

这一刻，世界与人无关。

我们冲刷水桶里的泥沙
早上就用它们去盛水，
我们踮起脚拂拭冬天的蛛网，
把忘记醒来的飞蛾扫拢。
孩子们睡着了，在瓶瓶罐罐
后面蜷着身子，老鼠依旧横行。

我轻轻翻过一页
不想打乱你的节奏
你的头枕在我的股骨上沉沉睡去，
我凝视着你眼皮下
烈焰般的滚动，
爱情，还有窗外的神会陪着我们
直到冰凌融化
变成隐秘的棕色瀑布，
直到女儿举着红色的鞋子
在湖中投下倒影，把湖水点燃。